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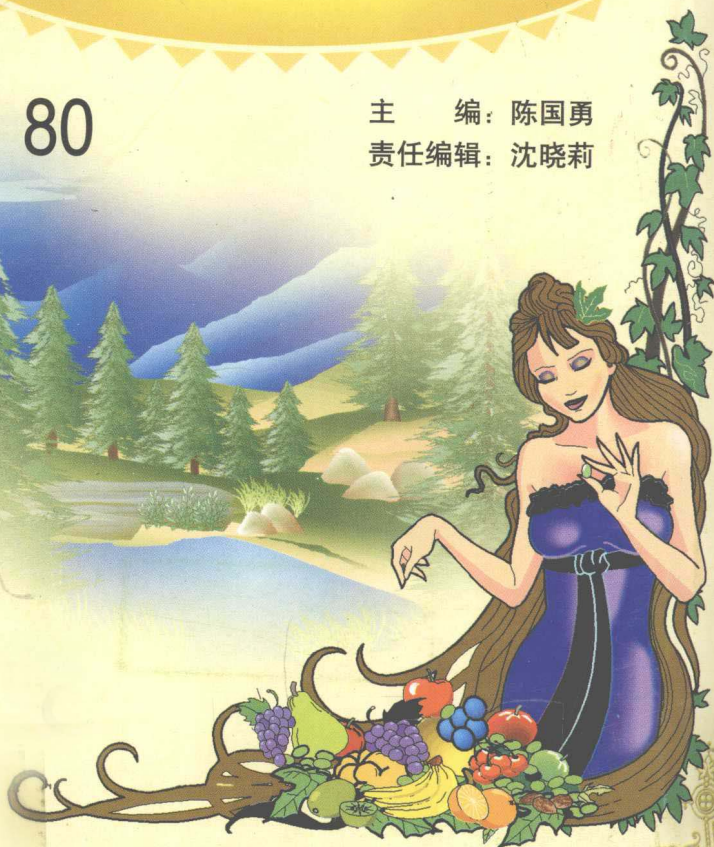
XUESHENG BANKEWAI BIDUCONGSHU

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儒林外史(下)

80

主 编：陈国勇
责任编辑：沈晓莉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小學生故事金庫·中外長篇小說

儒林外史

(下)

本書編委會

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沈晓莉

责任校对 赵慧锋

封面设计 陈志强

书 名	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编 者	陈国勇主编
出版发行	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规 格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389.975 印张
字 数	7658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7—5342—2732—1/E·1
定 价	(全套 100 本)928.80 元

第十五回 两名士各辞官爵

杜少卿到了仓巷里外祖卢家，表侄卢华士迎请进去。卢华士在书房里摆饭，把业师请了出来。那先生见过礼，杜少卿道：“请问先生贵姓？”那先生道：“贱姓迟，名均，字衡山。先生贵姓？”卢华士道：“这是学生天长杜家表叔。”迟先生道：“是少卿？先生是海内英豪，千秋壮士！只道闻名不如见面，不料今日在此幸会高贤！”站起来重新见礼。吃过了饭，说起要寻房子的话。迟衡山见他要在南京住下，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先生何不寻几间河边房子住住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极好。我和先生借此先去看看秦淮。”迟先生叫华士在家坐着，便同少卿走了出来。

走到状元境，只见书店里贴了许多新封面，内有一个写道：“《历科程墨持运》。处州马纯上、嘉兴蘧駪夫同选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蘧駪夫，是南昌蘧太守之孙，是我世兄。既在此，何不进去会会他？”说着，便同迟先生

寻了进去。同蘧耽夫、马纯上见过，不期而遇，彼此自然十分惊喜。

当下走过秦淮桥。迟衡山路熟，找着房牙子，一路看了几处河房，多不中意，一直看到东水关，这才找到合适的，先付了十六两银子。几天后，杜少卿写了家书，打发人到天长接家眷去了。

一日，娄太爷的孙子穿着一身孝，进来哭拜在地，说道：“我家老爹前月二十六日去世了，特来报知。”杜少卿大哭了一场，吩咐连夜制备祭礼。次日清晨，杜少卿到了陶红镇，在娄太爷柩（jiù）前大哭了几次。杜少卿又拿了几十两银子，交与他儿子、孙子，买地安葬娄太爷。

几天过后，安庆府的一个差官，同天长县的一个门斗，拿了一角文书来寻杜少卿。杜少卿不知何事，心想：“这就奇了！”忙走了出去，同那差官见礼坐下。差官道了恭喜，门斗送上一角文书来。杜少卿看了道：“李大人是先祖的门生，原是我的世叔，所以要荐举我去做官。官我是不做了，但大人如此厚意，我即刻料理起身，到辕门去谢。”当下在家收拾，带着一个小厮往安庆去了。

到了安庆，杜少卿拜见李大人。李大人道：“久闻世兄才品过人，如今朝廷征辟人才，我便荐举了你去，万勿推辞！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草野惯了，近又多病，尚求大人另访。”李大人道：“世家子弟，怎说得不肯做官？我访的不差，一定要荐举的！”杜少卿就不敢再说了。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，拿出许多诗文来请教。次日杜少卿便雇船回南京去了。

一到南京，便去会迟衡山。迟衡山闲话说起：“而今读书的朋友，只不过讲个举业，若会做两句诗赋，就算雅极的了，放着经史上礼、乐、兵、农的事，全然不问！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，大功不亚于汤、武，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。少卿兄，你此番征辟了去，替朝廷做些正经事，方不愧我辈所学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征辟的事，小弟已是辞了。倘若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，宁可不出去的好。”迟衡山又在房里拿出一个手卷来，说道：“我们这南京，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，却并不曾有个专祠。小弟打算约些朋友，各捐些钱，盖一所泰伯祠。春秋两季，用古礼古乐致祭。但建造这祠，要花费数千金。我制作了个手卷在此，愿捐银子的写在上面。”杜少卿大喜

道：“这是该的！”接入手卷，放开写道：“天长杜仪捐银三百两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我把历年做馆的酬金节省出来，也捐二百两。”又叫：“华士你也勉力出五十两。”一起写在卷子上。迟衡山卷起收了，又坐着闲谈。

只见杜家一个小厮走来禀道：“天长有个差人在河房里要见少爷，请少爷回去。”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，问小厮道：“那差人说什么？”小厮道：“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。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，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。差人说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，请少爷在家里等着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不走前门回家。你快叫一只船，我从河房后门回去。”当下，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篷船，杜少卿坐了回到家。忙取广件旧衣服、一顶旧帽子，穿戴起来，拿手帕包了头，睡在床上，吩咐小厮道：“你向那差人说，我得了暴病，请邓老爷不用来。”小厮打发差人去了。一顿饭的工夫，小厮进来说：“邓老爷来了，坐在河房里，定要会少爷。”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，做个病得很重的模样，出来拜谢知县，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。

知县见他病成这个样子，不便久留，谈了一会，作

别上轿而去，将情况向李大人说了。恰好李大人也调任福建巡抚，这事就罢了。杜少卿听见李大人已去，心里欢喜道：“好了！有了这一场结局，将来乡试也不应，科、岁也不考，逍遥自在，做些自己的事吧！”

过了几日，迟衡山独自来会杜少卿。迟衡山道：“那泰伯祠的事，已有规模了。将来行的礼乐，我草了一个底稿来和你商议。”杜少卿接过看了，道：“这事还须寻一个人商量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你说寻哪个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庄绍光先生。”当下两人坐凉篷船到了庄绍光家。

这庄绍光出身书香门第，此时已近四十岁，名满天下，却闭户著书，不肯妄交一人。这日听见是迟、杜两人来访，方才出来相会。庄绍光道：“少卿兄，相别数载，却喜卜居秦淮，为三山二水生色。前日又多了征辟这一番缠绕，你倒也辞得爽快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前番正要来相会，恰遇故友之丧，只得去了几时。”庄绍光道：“衡山兄常在家里，怎么也不常来会？”迟衡山道：“小弟为泰伯祠的事，奔走了许多日子，今略有规模，把所订要行的礼乐送来请教。”说着，袖里拿出一个本子递了过去。庄绍光接过，从头细细看了，说道：“这千秋大事，

小弟自当赞助效劳。但今有一事要出门几时，多则三月，少则两月便回，那时我们细细考订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又要到哪里去？”庄绍光道：“就是浙江巡抚徐穆（mù）轩先生，现在升为侍郎。他把我荐举了，奉旨要见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祭祀的事，少了先生不可，专候早回。”说罢出来，两人去了。

庄绍光与娘子作别，雇了一辆车，带了一个小厮上路了。走了几天，将到卢沟桥，只见对面一个人骑了骡（luó）子来，遇着车子，便拜倒在地。庄绍光慌忙下车扶起，说道：“足下是谁？我不曾认得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卢名德，字信侯，湖广人氏。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，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寻遍了，藏在家里。二十年了，也寻得差不多了。正要回家去，却听得朝廷征辟了先生。我想前辈已去之人，小弟尚要访他文集，先生是当代一位名贤，文集岂可当面错过？”庄绍光道：“小弟原无心于仕途，但蒙皇上特恩，不得走来一走。先生如此读书好古，岂不是个极讲求学问的！但小弟所作，不足以示人，先生不看也罢。”卢信侯见他如此说，亦不再强人所难，别过去了。

庄绍光进了京城，徐侍郎即刻亲自来拜。十月初二日，圣旨传来，道：“庄绍光于十一日朝见，特赐（cì）禁中乘马。钦此。”到了十一那日，天子便服坐在宝座，庄绍光上前朝拜了。天子道：“朕（zhèn）在位三十五年，幸托天地祖宗保佑，海宇升平，边疆无事。只是百姓未尽温饱，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。这教养之事，何者为先？今特将先生召来，望悉心为朕筹划。”庄绍光躬身奏道：“臣蒙皇上亲问，一时不能条奏，容臣细思，再为启奏。”天子道：“既如此，也罢。先生务须为朕分忧，努力筹划。”说罢，起驾回宫。

次日，庄绍光便把那教养礼义之事，细细做了十策，又写了一道“恳求恩赐还山”的奏本，送了上去。又过了几天，天子坐便殿，问宰相道：“庄绍光所上的十策，朕细看，学问渊深。这人可用为辅弼（bì）么？”宰相奏道：“庄绍光果系超群之才，但可惜不是进士出身。我朝祖宗无此法度，如用他做官，恐怕坏了规矩，望圣上三思。”天子叹息了一回，随即叫传旨出来：“庄绍光允令还山，赐内帑（tǎng）银五百两。将南京玄武湖赐与庄绍光著书立说。钦此。”庄绍光谢了恩，辞别徐侍郎，依

旧叫了一辆车，踏上归途。

不日来到扬州，在钞关住了一日，便换江船回南京。由于遇着顺风，没几天便到了家，与娘子相见，笑道：“我说多则三个月、少则两个月便回来，我所言不差吧？”娘子也笑了。当晚备酒洗尘。

次早起来，才洗了脸，小厮进来禀道：“六合高大老爷来拜。”庄绍光出去会。才会了回来，又是布政司来拜，应天府来拜，驿道来拜，上、江二县来拜，本城乡绅来拜，弄得庄绍光穿了靴（xuē）又脱，脱了靴又穿。庄绍光恼了，向娘子道：“我好没来由！朝廷既把玄武湖赐了我，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和这些人缠？我们立即搬到湖上去受用。”当下商议料理，和娘子连夜搬到玄武湖去住。

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，湖中间五座大洲：四座洲贮（zhù）了图籍；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，赐与庄绍光住。忽一日，有人在那边岸上叫船。这里放船去渡了过来，庄绍光迎了出去。那人进来拜见，便是卢信侯。庄绍光大喜道：“途间一别，渴想到今。今日怎的到这里？”卢信侯道：“昨日在尊府，今日我方到这里。你原来在这里

做神仙，令我羨（xiàn）慕！”庄绍光道：“此间与人世绝远，虽非武陵，亦差不多。你且在此住些时。”当下备酒同饮。又过了两日，迟衡山、杜少卿来访。庄绍光欢喜道：“有趣！‘正欲清谈闻客至’。”邀在湖亭上去坐。庄绍光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，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订得端端正正，交与迟衡山拿去了。

转眼过了年。到二月半间，迟衡山约同马纯上、蘧铎夫、季苇萧、萧金铉、金东崖，在杜少卿河房里，商议祭泰伯祠之事。众人道：“却是寻哪一位做个主祭？”迟衡山道：“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，须得是个圣贤之徒来主祭，方为不愧。如今必须寻这一个人。”众人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迟衡山叠着指头，说出一个人来。

第十六回 泰伯祠名贤主祭

应天苏州府常熟县有个乡村，叫做麟绂（lín fú）镇。镇上有位虞（yú）博士，自幼学习诗文，二十四岁时出去应考，就进了学。自此，他一连做了十五六年私塾先生。虞博士四十一岁这年乡试高中，上京会试，却不曾中进士。

又过了几年，虞博士五十岁了，再进京去会试，中了进士。天子见他这般年纪，说道：“这虞育德年纪老了，让他去做一个闲官吧！”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。虞博士欢喜道：“南京好地方，有山有水，又和我乡相近。我且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，全家团圆，强如做个穷翰林。”于是去辞别了房师、座师和同乡的几位大老。翰林院侍读有位王先生，嘱托道：“老先生到南京去，国子监有个人，姓武名书，字正字，这人事母至孝，极有才情。老先生到彼，照顾照顾他。”虞博士应诺，收

拾行李来南京上任。

虞博士升堂坐公座之后，监里的门生纷纷来拜见。虞博士看见帖子上有一个武书。虞博士出去会着，问道：“哪一位是武年兄讳书的？”只见人丛里走出一个矮小人，走过来答道：“门生便是武书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在京师久仰年兄讲礼行孝，又有大才。”因同他见过礼，请他坐下。武书道：“老师文章山斗，门生辈今日得沾化雨，实为侥幸(jiǎo)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弟初到此间，凡事都望指教。年兄在监几年了？”武书道：“不瞒老师说，门生少孤，奉事母亲在乡下住。所以先母在日，并不能读书应考。及不幸先母去世，一切丧葬大事，都亏了杜少卿先生相助。门生便随着少卿学诗。”

虞博士道：“杜少卿先生，向日弟曾见过他的诗集，果是奇才。少卿就在这里么？”武书道：“他现住在利涉桥河房里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还有一位庄绍光先生，天子赐他玄武湖的，他在湖中住着么？”武书道：“他就住在湖里。他却轻易不会人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明日就去求见他。”次日，便往玄武湖去拜庄绍光，不曾会着。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，说起当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时，

曾收虞博士的祖父为门生。殿元乃少卿曾祖，所以少卿称虞博士为世叔。彼此谈了些往事。虞博士又说起仰慕庄绍光，只是无缘相会之类的话，杜少卿道：“他也许不知道，待小侄和他说去。”虞博士告别去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走到玄武湖，寻着了庄绍光，问道：“昨日虞博士来拜，先生怎么不会他？”庄绍光笑道：“我因谢绝了这些冠盖，他虽是小官，也懒得和他相见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人大是不同，不但无学博气，尤其无进士气。他襟（jīn）怀冲淡，是像陶渊明一样的人物。你会会他便知道了。”庄绍光听了，便去回拜，两人果然一见如故。虞博士爱庄绍光的恬适，庄绍光爱虞博士的浑雅，自此结为性命之交。

又过了几日，门上传进一副大红帖子，上写道：“晚生迟均、马纯上、季萑、蘧来旬，门生武书、余夔（kuí），世侄杜仪同顿首拜。”虞博士看了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慌忙出去会这些人。大家见礼坐下。迟衡山道：“泰伯祠大祭就要开始，晚生们今日特来，商议主祭之人。祭的是大圣人，必须要贤者主祭。所以，特来请老先生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先生如此说法，我怎敢当？只是礼

乐大事，自然也愿观光。请问定在几时？”迟衡山道：“四月初一日。先一日，就请老先生到来祠中斋戒一宿，以便行礼。”虞博士应诺了，拿茶与众位吃。吃过，众人辞了出来。

到三月二十九日，迟衡山约齐杜仪、马纯上、季萑、金东崖、卢华士、辛东之、蘧来旬、余夔、卢德、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、萧鼎、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(jī)、武书等人，一齐出了南门。随即庄绍光也到了。众人进了大门，见高悬着金字一匾“泰伯之祠”。从二门进东角门走，循着东廊一路走过大殿，抬头看楼上，悬着金字一匾“习礼楼”三个大字。众人在东边书房内坐了一会。迟衡山同马纯上、武书、蘧来旬开了楼门，同上楼去，将乐器搬下楼来。堂上安了祝版，香案旁竖了麾(huī)，堂下竖了庭燎(liáo)，二门旁摆了盥(guàn)盆、盥蛻(shuì)。下午时分，虞博士到了。庄绍光、迟衡山、马纯上、杜少卿迎了进来。吃过茶，换了公服，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。众人都在两边书房里斋宿。

次日五鼓，祠门大开。众人起来，堂上堂下、门里门外、两廊都点了灯烛，庭燎也点起来。迟衡山、杜少

卿先引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，亚献的绍光庄老先生，三献的马纯上老先生出去，到省牲所拱立。余者诸位一齐请出二门外。当下祭鼓发了三通，金东崖先进来到堂上站定，赞道：“执事者，各司其事！”这些司乐的，都将乐器拿在手里。金东崖赞：“排班。”大家各自入了位。金东崖赞：“奏乐。”堂上堂下，乐声俱起。金东崖赞：“迎神。”迟均、杜仪各捧香烛，向门外躬身迎接。金东崖赞：“乐止。”堂上堂下，一齐止了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初献礼。”迟均、杜仪引着主祭的虞博士，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进到大殿，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。”虞博士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。”季萑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。”蘧来旬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。”诸葛佑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（jì）。”萧鼎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饌（zhuàn）。”季恬逸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”金东崖赞：“一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金东崖赞：“阶下与祭者皆跪。读祝文。”臧荼（zāng tú）跪在祝版